

自己去面对,面对自己



《一生此刻》
吴小虫
作家出版社
2019年11月

1
收到吴小虫的《一生此刻》后,便开始读。

当天夜里,我竟然失眠了。后来终于睡着,梦见了一场战争。

梦中,还有演员秦汉来凑热闹,有人悄声跟我说,你别以为他只是长得帅,他父亲是一名国民党将军哩,对此人可得敬着点儿!

听后,我就愤怒地说,现在都什么时候了,你还有心情跟我说这个?!

战争还在继续。我大概是个红军战士,跟着大部队,持一杆刚从白军那里缴获的步枪。可能枪栓都已经坏掉了,我记不清了。

梦到最后,我看到了小虫。我在黄昏,他好像在清晨。

他离我们很远,孤零零的,只是一个人;在清早的薄雾里,他像个托钵僧,但他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战士,可他手中不仅没有钵,也没有拿着任何武器。

——他也在行军中。

2
在小虫身上没有少年气,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其诗歌。

他一上手,就是苍老的模样,就是

一种过度的、自我迷恋般的苍老,而且这苍老由来已久,像命定的一般。

例证有很多:《巴南路上,沿途风景逐渐开阔,想起近日山西之行》之“我爱上了自己衰残的晚年”;《夜抄维摩诘经》之“当我抬头,已是白发苍苍”;《桃园路上》之“有那么一刻,我被这个老太太久久打动”等等。

缩小到山西诗歌界,石头是儿童的,所以他有破坏欲,也有单纯的欢喜,能够去信仰。成向阳是中年的,总有属于自己的一块领地,他的边界感从来都存在——和平时哈哈一笑,对阵时寸土不让。

唐晋是个例外,他是流动的。一直都是流动的,而非重叠的。

我是少年的,生下来就是,现在也是。

小虫则是老年的——

他白发披散,独自从过往的岁月里东抓一把西抓一团,时而沉默,时而敞开怀抱,时而奔走呼号。

3

《语言生活》中有小虫最初的那种发韧,那种特别严厉的东西,并且在这严厉里不是藏着柔情,而是将柔软和温情暴露给你看。

全诗都指向了语言本身,可贵的

是,它没有进入某种神秘化,也没有戏剧表演的成分。诗中的他有点儿结巴,看起来饱经沧桑,像身在暴风雨中,早已拉下了脸,也不怕再出什么乱子了,任由着自己闹腾——但整个的语言状态在根子上又是羞怯的,又是知耻的。

通往你的心里,就是一种宿命。他不知从哪里获得了这种动力或者权力,竟要通往你的心里,而要想做到这样,他必须战胜或者改造一些东西——

一些极限的东西。

这就是他今后的道路。

从今往后,他再也不能做那个碰运气的赌徒了。

4

《一个诗人怎样成为诗人的》是血肉合成的。

此组诗可以当作小虫的诗性自传来读。有些段落,读得我心惊肉跳,像悬疑剧中接近高潮的那个节骨眼。有些段落,则觉得悲苦,不由得感到人生无望,连吃吃喝喝也想停下来——然后从头到脚地转过身去,再见!

唉,他是真的对自己下了手。

《本心录》的特别之处在于,它看似写的是小虫真实的寺庙生活,但本

质却不是自传性的。它的核心倒是想象中的那部分——倒是泡影里的那部分。

诗中有不少超自然的段落、章节,我觉得最好。

好在哪里?

好在没有通融的余地,上来就是你不可理喻的那一切。

那目空一切的唯心主义。

我看到,在小虫的最佳作品中,流露出一种带有形式语言轮廓的直指本能,而这种本能又并非经过重重的思辨或严密的审核,因此它总是布满了直觉的光泽,并且总像是要去点燃什么,而不是要去扑灭什么。

5

僧问洞山:“寒暑到来如何避?”

山云:“何不向无寒暑处去?”

僧云:“如何是无寒暑处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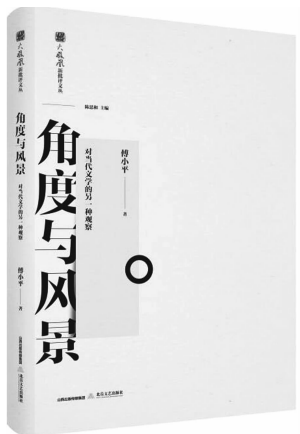
山云:“寒时寒杀閻黎,热时热杀閻黎。”

无论是什么,都得好兄弟小虫去面对,自己去面对,面对自己——他简化不了任何,还得上前去,还得迎上去啊!

事实上,谁也一样,谁也别想真正地称出什么斤两。

汉家

别一种批评,另一种观察



《角度与风景》
傅小平 著
北岳文艺出版社
2020年3月

《角度与风景》是由陈思和主编的“火凤凰新批评文丛”第三辑之一——一套诞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旨在“在滔滔的商海之上”,建立一片文学批评的“绿洲”;在“文坛普遍沉闷的状况下”,弘扬当代知识分子的“人文精神”的丛书,时隔二十年北岳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续小强又接过这一火炬,聚集了一批具有“独立”和“人文精神”的青年批评家的“新批评”,以期照亮当代文坛贡献一束光。兼有“青年批评家”和“资深媒体人”身份的傅小平在这本书中设有六章:“我们向历史要什么?”“文学如何直面时代现实?”“中国故事与青年写作”“如何把启蒙变成一种生活态度?”“中国文学到了重新确立坐标的时刻?”“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影响衰退了吗?”,聚焦当代/当下文学中的多个关键问题,将其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批评视野下进行多角度的总

体性观照,并以他特别的锐利与识见搅动当下有落入机械、平庸危险的批评局面,由是对当代文学风景作出另一番观察。这别一种批评,在于它主体的隐匿性以及批评的开放性,这另一种观察,大异于常见的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的“圈地自萌”,在于他的“跨圈之见”。

傅小平在后记中把自己的批评比作“影子”,“评论与叙述就好比是一个事物和它的投影,你有时看不到它的影子,只是天气、光线造成的假象”“我就好比是那个影子,我把评论隐藏在叙述之后,而我也把自己隐藏在文字之后”。其实,在“这评论+叙述”的形式中,作者仍延续了他曾出版过的两本有关当代文学的对话集《四分之三的沉默》《时代的低语》以及作为媒体人常扮演的“提问者”角色,只不过于本书中,提问者则是隐匿的。于此,不仅有文字表面与文字背后两种声音的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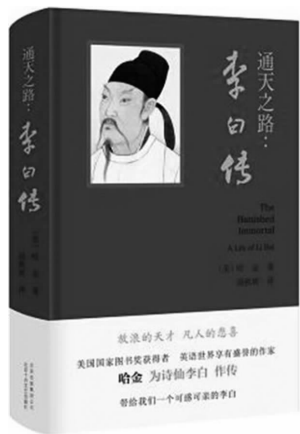
与问,也有文字与读者之间的问与思。而这种有意的“挑选”——引述“近年”来与诸多作家、评论家、编辑等对话中所悉心留取的回答,正是作者展现其自身的批评立场与态度的方式,引他人语,抒己之见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,对于有着多重身份的被引用者,作者在引用的时候都会不厌其烦地特别标注出其身份,如“《萌芽》杂志社社长孙甘露”“评论家李敬泽”“评论家白烨”等,指示了身份立场对批评话语的影响。

我们可以很明显地从章节标题中看到整书几乎都是以问题组成的,多达四十余篇,鲜少有书的目录如此;且受限于出版篇幅的要求,在整理这部文论集时作者是从百万字删减至现在的二十余万字的,足以窥其思之广。对于这些问题,傅小平并不意在为读者提供什么定论,他的批评似乎更近于中国

古代文学批评中“侧重指导未来文学,不侧重裁判过去文学”(罗根泽: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)的一类——在问题的谈论中暗显着他自己的价值立场与期许,反复强调文学对人、人性、人心、人类的书写和对时代中生命的描写以及文学创作(包括文艺评论)的文体意识,同时也论及文学与现实、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的关系,等等。他偏意于从过去的文学场域中汲取更新当下文学的力量,不止一次地重温“五四”与感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批评方式。的确,当下文坛需要更多像傅小平这样有温度、有情怀、有激情、有远见的媒体人与批评家,为中国文学的未来开拓更多的文化空间,不做令人望而生畏的高头讲章或受人所托的曲意逢迎之文,而是切实敏锐地洞见问题。

席思宇

一个后浪青年的诗和远方



《通天之路:李白传》
哈金 著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2020年2月

同所有渴望与官场建立密切联系的商人一样,公元718年,经营有成的李客将17岁的儿子李白送上游学之路,但他怎么也无法想到,这个享尽乡邻赞誉、看似前程似锦的“后浪”青年,毕尽终生也未能实现“宏愿”。

后人都仰慕李白的率性洒脱,其实李白心里总是压着块出人头地的石头,郁郁不得志。本书作者、第一个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华人作家哈金,形象地概括李白的这种人生状态是寻找一条“通天之路”。

在哈金眼里,李白一方面如同那个时代的许多读书人,对仕途充满渴望,另一方面又深受道家影响,无拘无束,即便被唐玄宗召入官,亦是如此。对于后人评价甚高的诗文,哈金没有一概全戴上高帽,而是辩证对待,尤其指出李白“干谒”诗文中充满谄媚元素。

哈金说,“我们谈到李白时,应该记住有三个李白,历史真实的李白、诗人自我创造的李白,以及历史文化想象所创造的李白”。作为一

部致力于在学术和通俗角度都能站得住脚的作品,哈金必须遵循历史事实,还原一个真实的李白。之所以要特别提到“真实”二字,是因为这样的话可能打破一些人关于李白的想象,也就是第三种李白。

很多人只是从李白流传下来的那些作品中来解读“诗仙”,而真实的李白是生活在他所处的时代,除了一日三餐外,他像许多读书人一样,渴望得到官场的认可。这也是他在54岁时,应永王李璘之邀,甘当文化装饰“花瓶”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从李白的两次婚姻,也能清晰地看到李白钟情的“权力场”。无论是安陆的许氏,还是商丘的宗氏,祖上均是权倾一时的前宰相,只不过时过境迁,留下的只有权力想象。

李白渴望成为哈金所说的第二种李白。李白的率性流淌在他那汪洋恣意的文字中,他的诗文中常常极力拓展空间,给人以极大的震撼与想象,但这也常常为那些既叹服他文才,又担心他“野心”的所谓“贵人”的忌憚。虽然李白为步入仕途,

也会委曲求全,但这些“官场技巧”也仅仅局限于文字层面。现实中的李白与他为“干谒”而所作诗文中的李白,并没有重合的可能。

哈金通过本书,还原出的李白有文才而无政才。李白的那些所谓“雄才大略”从未获得过政治场的承认。哈金用大量篇幅,不厌其烦地罗列了李白游走四方,遍交天下朋友的盛景,其中不乏官场朋友。有的官场朋友与他志同道合,比如贺知章、王昌龄,但更多人只是像后来的永王,视李白为自己的文化门面。一旦李白跳出了预设的这个圈子,尽快将他打发走便成为必然选择。

真实的李白必然有棱有角,有的方面甚至不尽如人意,但这就是真实的李白。李白一样渴望荣华富贵,只不过,他的道家底蕴,又在无形中驱使他走向官场的反面。不必指责诗人,寻找安全感,是那个时代所有人的本能,读书人又岂能例外。

李白17岁首次出门游学,从踌躇满志的“后浪”青年,到蜕变成尝透人生艰辛的“前浪”,官场梦最终

幻灭,留下的只有“诗和远方”。曾有人统计,李白离开四川后,在外游学至少27年。若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,李白一生“总共到访了18个省市自治区,206个县城镇,攀登过80多座名山,游览过60多条江河”。据传,李白一生写过3000多首诗,流传至今的近千首,人们记住的如《静夜思》《望庐山瀑布》《将进酒》《蜀道难》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等脍炙人口的作品,除了专门研究,很少有人注意到李白曾为进入仕途的那些讨好官场之作,如他在《赠瑕丘王少府》中称对方“皎皎鸾凤姿,飘飘神仙气”。

虽然本书写的是李白,但哈金在书末特意引入了李白的两位目不识丁的孙女。面对官府抛来的“高枝”,李白孙女却甘愿平凡生活,虽默默不闻,但脚踏实地。李白没能活出的生活成色,最后孙女们实现了,不过他那为人称道的诗才未能被后人继承,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。

禾刀